

青年人看民主

編者按：根據學者所進行的調查顯示，七·一遊行的參與者中，介乎十五至二十歲的佔一成，介乎二十至三十歲的佔三成半，兩者約佔遊行人士總數的一半。此外，因二十三條立法及七·一遊行而衍生的青年組織，例如「七一人民批」(www.71peoplepile.org)和「中學生聯盟」(www.no-23.hk.st)，亦計劃參加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。姑勿論這是否代表民主派已經「後繼有人」，但無可否認，這批青年人已成為民主的新生力量，不容忽視。為此，本期《正義和平通訊》特地邀請了兩位應屆大學畢業生及一位大學一年級學生，分享對「民主」的看法。

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？

曾嶸
應屆大學畢業生

每次當我看電視宣傳片，說香港是甚麼「亞洲國際都會」時，我只感到反胃。

試問全世界哪裡找來一個國際都會，政府首長是由一個數百萬居民中的數百位特權分子「選舉」出來，甚至可以先有一個候選人，然後這數百人爭相表态支持，從而令其他候選人不可能有足夠提名，只有望而卻步？為何可以如此荒謬的呢？

試問全世界哪裡找來一個國際都會，可以把整個議會分割為兩半，把其中一半的席位完全容讓精英階層掌控，然後任何不經行政部門提出的議案，即使被整個議會過半數成員支持，就因為這一半「貴族代言人」不支持，就可以立即打消？為何可以如此無理的呢？

試問全世界哪裡找來一個國際都會，政府的民意支持度六年來只有寥寥數天曾經高於百分之五十，但人民、反對派都只能對這個政府叫罵呼喊，這個政府卻完全可以「我自巍然不動」？為何可以如此鴨霸的呢？

我會等待，我要爭取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可以用我的選票，攆走不滿意的政客；直到有一天，我們得出一個制度，讓有意競逐公職的人明白，他們取得權力的前提，是要獲得公眾的信任和 support，使大眾放心讓他們掌有權力，而且要兢兢業業地幹，否則人民會在選舉時記著他們的失誤、他們的過失，把他們逐出政府。

在這一天來臨之前，我找不到理由去認同、去愛這個所謂「亞洲國際都會」。▮

民主的硬件及軟件

陳詩韻
應屆大學畢業生

七月期間，香港人創造了歷史，創造了奇蹟。由《國安法》的押後二讀到撤回，雖然這些改變是令人亢奮，但亦顯示出沒有民主體制下，一切都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。若果田北俊沒有請辭，若果區會立會選舉不是將至，特區政府或許會依然故我地相信「我們的立場是和市民是一致的」。

民主的精神貴乎政治的平等參與，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，而人民可透過選舉去轉換政府。然而，一人一票的選舉，並非民主的全部，民主除了必須具備制度上的硬件外，還須有價值上的軟件配合。正因民主是政治的平等參與，因此每一個人的意見也應受到尊重，即使是少數人的聲音也不應受到排斥及打壓。同時，市民參與亦不止於選舉，監察、問責、討論、表達意見等也是不可缺少的。

香港人普遍支持民主，「七一」、「七九」及「七一三」市民更以行動表示對民主的追求。但是，這些追求是基於對《國安法》的不滿、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，還是認同民主本質上的價值？無可否認，香港雖然沒有民主，但也較內地的民主進步，可是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支持度卻高於特區政府，這令人憂慮若果香港的經濟環境好轉，特區及中央政府繼續打「經濟牌」，市民會否因而否定民主的價值？

故此，今天我們除了要爭取民主政制，亦要建立民主的價值觀，讓市民了解平等參與、理性討論、尊重歧見、批判思考、表達意見等的重要性。一方面為鞏固市民對民主的信念，同時亦豐富了民主的內涵。 **12**





小心 交失「民主棒」

鍾睿斌
大學一年級學生

無論是七·一大遊行，還是七·九及七·一三集會，不少參加者都是年輕人。我們青年人積極的參與，令市民對我們「刮目相看」，認為年輕人在是次「七月民主運動」後，終於「夠班」可以「擔正大旗」去爭取香港民主政制。不過，就此為青年人下定論，是否言之過早？

雖然我們在「七月民主運動」中，已受到民主的「薰陶」，心中被播下了「民主的種籽」，但若果大家不努力作總體配合，「民主種籽」又怎能在我們青年人的心中「開花結果」呢？所以，青年人不但要每天讀報和看時事節目，還應嘗試在電台的「烽煙」（phone-in）節目中，就自己所關注和切身的政策發表意見。此外，青年人亦不應再認為，關心時事政治乃異類之行為。

學校方面亦應設立「論政學會」和定期舉辦時事講座及工作坊等活動，使學生對社會事務有更深入之認識，及訓練學生具更高的批判力。另一方面，社會人士對「學聯」等學生組織亦應「多提攜，少打壓」。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時，社會人士要多加包容，不應批評他們為「搞事份子」。

要培育青年人的民主意識，就像「煲老火湯」一樣，需要長時間的「烹調」及各方面的努力才能成功。所以，大家應趁著「七月民主運動」的餘溫，加緊培育年輕人的民主意識，使他們能接好「民主棒」。